

船山遺書

第六函  
第六冊

讀四書大全說卷三

船山遺書二十

衡陽王夫之撰

中庸第二十章

脩道以仁只陳新安引志道據德依仁爲據及倪氏自身  
上說歸心上之說爲了當脩身以道只說得脩身邊事脩  
道以仁則脩身之必先正心誠意者也道者學術事功之  
正者也學術事功之正大要在五倫上做去章句以天下  
之達道當之乃爲指出道所奠麗之大者非竟以達道之  
道釋此道字若仁者則心學之凝夫天理者也其與三達  
德之仁自不相蒙彼以當人性中之德而言故曰天下之

達德此以聖賢心學之存主言故章句云能仁其身必不  
獲已則可云與下誠字相近然就中須有分別此仁字之  
可與誠字通者擇善固執之誠也三達德之仁言天德此  
仁言聖學亦彼以性言而此以理言也

不意朱門之蕘稗乃有如雙峰以鬼對人之說史伯璿譏  
之當矣然雙峰豈解能奇只是傍門求活見地仁者人也  
豈可云不仁者鬼乎夫子謂鬼神之爲德爲誠之不可揜  
鬼豈是不仁底雙峰引論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作話柄  
早已失據在論語本謂幽明無二理既無二理則非人仁  
而鬼不仁審矣彼似在氣上說生氣仁死氣不仁則以氣

主理其悖既甚而彼意中之所謂死氣者又非消息自然之氣乃天枉厲害之邪氣使然則人之有不正而害物者多矣統云仁者人也不已礙乎子曰人之生也直於直不直而分死生且不於之而分人鬼

人鬼自與死生異

而況於仁乎

聖人斬截說箇仁者人也者人字內便有徹始徹終屈伸往來之理如何把鬼隔開作對壘得必不獲已則或可以物字對然孟子以萬物皆備爲仁中庸亦云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者人字也撇物字不下特可就不仁者之心行而斥之曰不仁者禽也爲稍近理要此仁字不與不仁相對直不消爲樹此一層藩籬仁者屬人道而言人也屬

天道而言蓋曰君子之用以脩道之仁卽天道之所以立  
人者也天道立人卽是人道則知親親爲大是推入一層語非放出  
一層語親親是天性之仁見端極大處故章句云自然便  
有惻怛慈愛之意此處不是初有事於仁者之能親切故  
曰深體味之可見是朱子感動學者令自知人道處雙峰  
之孟浪其不足以語此又何責焉

仁字說得來深闊引來歸之於人又引而歸之於親親乃  
要歸到人道上親親尊賢自然不可泯滅與自然不顛倒  
之節文者人道也而尊親在此等殺在此脩道脩身者以  
此故知人道之敏政也中庸此處費盡心力寫出關生明

切諸儒全然未省

仁者人也二句精推夫仁而見端於天理自然之愛義者  
宜也因仁義之並行推義之所自立則天理當然之則於  
應事接物而吾心固有其不昧者因以推夫人心秉彝之  
好自然有所必尊而無容苟則尊賢是也仁義之相得  
以立人道猶陰陽之並行以立天道故朱子曰仁便有義  
陽便有陰非謂陽之中有陰仁之中有義如此則亦可云  
義之中有仁矣  
乃天地閒既有陰則陽自生人道中既有仁則義自顯也  
而仁義之施有其必不容不爲之等殺者則禮所以貫仁  
義而生起此仁義之大用也仁與義如首之應尾呼之應

吸故下云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禮貫於仁義之中而生  
仁義之大用故下云不可以不知天若統論之則知天者  
仁知之品節者也知人者知仁之同流者也故曰脩道以  
仁而不勞曰以義以禮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曰人道  
敏政者仁義之謂也仁義之用因於禮之體則禮爲仁義  
之所會通而天所以其自然之品節以立人道者也禮生  
仁義而仁義以脩道取人爲政成此具焉故曰人道敏政  
也此言仁義禮者總以實指人道之目言天所立人之道  
而人所率繇之道者若是皆爲人道之自然則皆爲天理  
之實然與夫知之爲德人以其形其質受天靈明之用得

以爲用應乎眾理萬事而不適有體者自別故仁義禮可  
云道而知不可云道雙峰眩於知天知人兩知字而以仁  
知分支則文義旣爲牽扭割裂而於理亦悖凡此三節用  
兩故字一順一逆俱以發明人道之足以敏政者但務言  
人道可以敏政之理而未及夫所以敏之功是以下文三  
達德三近之文必相繼立言而後意盡或可以此一段作  
致知下四節作力行分則以明人道之如是仁義禮而後有  
以施吾敏之之功知仁勇皆所以敏之亦與知先行後之理相符合  
然而有不盡然者則以此論人道之當然爲知中之知而  
下知斯三者論人道之能然能然之道即德也則固猶爲行中之

知必待推其原於一顯其功於豫立其程於擇善固執而

後全乎其爲力行之實矣

用其知仁勇者必用之於學問思辨篤行

或疑如此

說則仁義禮皆天所立人之道而人得以爲道是自然之辭也而又何以云知仁勇爲天性之德而仁義禮非以心德言耶然而有不礙者則以仁也義也仁之親親義之尊賢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也皆就君子之脩而言也仁義之有撰禮之有體則就君子之所脩者而言也故新安以依於仁證此依者脩之也所依之仁所脩者也顯然天理之實有此仁義禮而爲人所自立之道故章句云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所謂元者善之長也亦可云義

者天地利物之理而人得以宜禮者天地秩物之文而人

得以立是皆固然之道而非若知仁勇二仁字人得受於

有生之後乘乎志氣仁依志勇依氣以為德於人而人用

之以行道者比矣故愚前云心學之存主亦謂心學之所

存所主非謂君子之以吾心之仁存之主之也若夫知仁

勇則人之所用以行道者而非道之條理人道有仁而抑

理與其本原仁故親親義故尊賢禮故等殺生焉是其為道之體與性之用

其相去不素亦明矣

人道有兩義必備舉而後其可敏政之理著焉道也脩身

仁也義也禮也此立人之道人之所當脩者猶地道之於

樹必爲莖爲葉爲華爲實者也仁也知也勇也此成乎其  
人之道而人得斯道以爲德者猶地道之於樹有所以生  
莖生葉生華生實者也道者天與人所同也天所與立而  
人必繇之者也德者己所有也天授之人而人用以行也  
然人所得者亦成其爲條理知以知仁以守勇以作而各有其徑術  
知入道仁凝道勇向道故達德而亦人道也以德行道而所以行之  
者必一焉則敏之之事也故此一章唯誠爲樞紐

誠爲仁義禮之樞誠之爲知仁勇之樞而後分言誠者天  
之道誠之者人之道須知天道者在人之天道要皆敏政  
之人道爾

事親亦須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作之知人亦然知天

亦然如郭公善善而不能用人又事親亦須好學以明其

理力行以盡其道知恥以遠於非足知雙峰三達德便是

事親之仁知人之知牽合失理又況如陳氏所云有師友

之賢則親親之道益明其爲庸陋更不待言者乎況所云

與不肖處則必辱身以及親乃閭巷小人朋凶忤逆之所

爲曾何足爲知天知人之君子道而於人君有志行文武

之政者其相去豈止萬里也釋書之大忌在那移聖賢言

語教庸俗人易討巴鼻直將天德王道之微言作村塾小

兒所習明心寶鑑理會其辱沒五經四子書不亦酷哉

所以行之者三行者推盪流動之謂言以身行於五達道之中而此三者所資以行者也若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則曰脩脩者品節之謂以道爲準而使身得所裁成以仁爲依而使道得所存主也亦有不以道脩身者如文景之恭儉而不足與於先王之典禮亦有不以仁脩道者如蘇威之五教非果有惻怛愛民之心而徒以強民也若行於五者之間而不以知仁勇行之則世之庸流皆然正牆面而立一物不能見一步不能行矣二者之辨井然取之本文而已足

以生安爲知學利爲仁困勉爲勇直不消如此說此兩條

文字上承所以行之者一而言則俱帶一誠字在內後面  
明放着從容申道者生安也擇善固執者學利也愚之明  
柔之彊者困勉也生知者誠明也安行者至誠也學知者  
明誠也利行者誠之爲貴也困知勉行者致曲也以其皆  
能極人道之誠之以爲德爲學故知之成功莫不一也各  
致其誠而知用其知知用其仁知用其勇行其知以知之  
行其仁以守之行其勇以作之上言所以行之之字指知仁勇是三達德  
者皆有知行之三用且不得以知屬知行屬仁而況於以  
生安分知學利分仁困勉分勇乎所以謂知去聲有行者如  
博學屬知而學之弗博弗措則行矣至於仁之有知如字尤

爲顯別顏子之服膺弗失者其擇乎中庸者也若勇之亦有知者則固曰知恥近乎勇矣今必從而區分之則誠明無合一之理於行無知則釋氏之驀直做去不許商量於知無仁則釋氏之心花頓開不落蹊徑至於以仁爲學利而非生安旣無以明辨夫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之與此迥異以勇爲困勉則書所謂天錫勇知孟子所謂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又豈非舜湯之勇乎朱子與諸家之說彼此各成一家言而要無當於大義則唯此二段之言以誠行達德而非以知仁勇行達道也

章句未及乎達德句有病不如小註所載朱子恐學者無

所從入一段文字爲安達德者人之所得於天也以本體

言以功用言而不以成德言非行道而有得於心如何可云及與未

及知仁勇之德或至或曲固盡人而皆有之特驟語人以

皆有此德則初學者且不知吾心之中何者爲知何者爲

仁何者爲勇自有其德而自忘之久矣唯是好學力行知

恥之三心者人則或至或曲而莫不見端以給用莫不有

之而亦各自知此爲好學之心此爲吾力行之心此爲吾

知恥之心也則卽此三者以求之天德不遠而所以脩身

者不患無其具矣此猶孟子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故遇

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心之驗於情也唯有得於知故遇

學知好唯有得於仁故於行能力唯有得於勇故可恥必  
 知性之驗於心也唯達德之充滿具足於中故雖在蔽蝕  
 而斯三者之見端也不泯盡其心則知其性雖在聖人未  
 嘗不於斯致功而脩身治物之道畢致焉豈得謂其未及  
 乎達德而僅為勇之次哉舜之好問好察亦其知之發端  
 於好學回之拳拳服膺亦其仁之發端於力行君子之至  
 死不變亦其勇之發端於知恥性為天德不識不知而合  
 於帝則心為思官有發有徵而見於人事天德遠而人用  
 邇涉於用非盡本體而資乎氣不但為性故謂之三近從所近以通  
 其真故曰從入曰繇是以求之曰入德朱子此說其善達